



林夕 丁婷著

# 追捕尚未結束

長篇小說

## 目 录

- 一 零点，神秘的电话 ..... (1)
- 二 逃犯代号：88012 ..... (8)
- 三 女警官发现黑洞 ..... (13)
- 四 黑色幽灵 ..... (21)
- 五 人去楼空 ..... (27)
- 六 她走向劫持者的圈套 ..... (37)
- 七 苦译 ..... (46)
- 八 追寻“811” ..... (54)
- 九 女警官与罪犯的故事 ..... (62)
- 十 魔鬼的自白 ..... (69)
- 十一 车毁人亡 ..... (77)
- 十二 车祸？谋杀？ ..... (89)
- 十三 生死搏斗 ..... (96)
- 十四 悬崖取证 ..... (103)
- 十五 三片钥匙 ..... (111)
- 十六 又陷水天苍茫处 ..... (116)
- 十七 直奔凤头埡 ..... (123)
- 十八 人间丑剧 ..... (130)

十九	洞房伤心泪·····	(138)
二十	勇擒小老头·····	(146)
二十一	有家难归·····	(154)
二十二	打工小妹的寻人启事·····	(160)
二十三	好戏即将出台·····	(167)
二十四	谁在幕后? ·····	(174)
二十五	不肯相认的情人·····	(180)
二十六	棋走险着·····	(186)
二十七	注意: 88012 出现! ·····	(191)
二十八	追捕尚未结束·····	(200)
后 记·····		(208)

## 一 零点0，神秘的电话

S市。

地平线托住的半个红色火球，将环城河的水波，天空的云彩，点染成一幅五颜六色的油画。街道，行人，奔驰的汽车和城市的喧哗全都笼罩在如血夕阳的铺洒之中。

与血色夕阳遥相对应的护城河东边，是S市唯一的一家国家三星级宾馆——红珊瑚大酒家。酒家大楼呈弧形分布，怀抱着广场花园倒梯形组合的装饰物，整体观看有如一面精雕细琢的檀香扇，扇沿则是用钻石玛瑙镶嵌而成。酒家右侧，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此时正被各种牌号的高级小轿车、面包车、旅游车占领。酒家左侧是一个碧波常新的游泳池，池内畅游着正在展示自己活力的各种肤色的人。

大厅，金碧辉煌。正面墙壁上，挂着标有世界各时区时间的大挂钟，准确地向出出进进的老外们报告着他们各自国土的标准时间。精致的收款台上特别标出的“外汇收款处”，显示着开放城市的氛围。墙角处一圈小巧的西式组合沙发配上高档台灯柔和的光线，可以令远道而来的顾客倦意顿消。进口豪华型万串珍珠大吊灯放射出的奢侈光辉，弥漫整个厅堂。装饰得极

美观得体的墙壁围住的空间浮荡着空调后丝丝凉爽宜人的微风，全毛刺绣地毯淹没了一切趾高气扬的脚步声。迎宾小姐苗条的身子穿着传统真丝紧身旗袍，服务小姐身着高档三件套制服，各就各位随时准备向每一位踏进酒家准备付款和已付款将踏出酒家的“上帝”送去职业性的微笑。酒家无处不渗透着现代高消费的豪华气派。

S市先进个体户表彰大会，正在酒家第十四层的紫罗兰歌舞厅举行。如白昼的灯光，照耀着与会者每一张兴奋多彩的脸。主席台上，市长正在宣布获奖者的名单，获奖者在音乐与鼓掌声中一一上台领奖。当市长念到“于伊兰”时，厅内掌声更加热烈。不少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将双手举过头为走上领奖台的于伊兰使劲鼓掌，似乎想让于伊兰看看自己。

于伊兰款款走上主席台，接到奖状，向发奖人和观众各自鞠了一躬之后，走近麦克风，微笑着一个亮相。镁光闪烁之中，她矜持地代表获奖者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代表获奖者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过去给予我们的支持与合作，也感谢你们今后的支持与合作，也希望各位在即将开始的舞会上度过一个美妙的值得回忆的夜晚！”

一阵更热烈的掌声中，于伊兰笑容可掬地走下主席台。立时，她熟悉的和熟悉她的人伸过来无数的手，有时装老板、精品屋老板、烤鸭店老板、百货批发商，也有政府官员。她友好而极有风度地一一相握，正准备走向一边时，被举着微型录音机的一名记者迎面堵住：

“于伊兰小姐，能够向你提个问题吗？”

于伊兰优雅地做了个请的手势。

“据我所知，你是S市知名度最高的人士之一。请问，当初你辞职干个体出租车司机，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于伊兰笑笑，说：

“一个人，如果只想为人所知，其实很容易，从红珊瑚大酒店楼顶往下一跳就行了。”

“你是说，你并没有想到要成为知名人士？”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乘坐我的出租车，包括你。”

“于小姐，谢谢！”

于伊兰有分寸地点头一笑，向等候在桌边的未婚夫走过去。王雨向她点点头，递上一听开好的椰子奶。

“感觉怎么样？”于伊兰挨近他坐下，附耳问道。

“我的感觉——与你一样！”王雨趁势揽住了她。

于伊兰用手指在他额上一点，手指上的订婚钻戒闪耀出七彩光芒。

灯光，渐渐地暗下去。

厅周围离地面约二十五公分处一圈彩灯闪烁着，仿佛将地面缓缓沉了下去，荷花型舞池奇迹般呈现在众人面前。联欢舞会开始了，乐队奏起了欢快的华尔兹舞曲。

王雨与于伊兰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手拉着手滑进了舞池。

一对对舞伴翩翩起舞，各种款式的纱绸长短裙带着隐约透明的凉爽与轻盈在变幻的霓虹灯影中姗姗地展示着各自的豪华与魅力，增白粉蜜、珍珠膏、抗皱霜、法国香水随着舞曲四处弥漫，陶醉着整个舞厅。不一会，人们的注意力几乎一致投放到王雨、于伊兰身上，似乎别的舞伴已不复存在。

于伊兰随着王雨在舞曲与香色中穿行，几乎将整个身子倚在王雨的手臂与肩膀上，微闭着的眼眶内是难以言表的满足。

王雨压在于伊兰腰际的手，稍稍加了点力，轻轻地说：“伊兰，所有的人都在盯住我们呢！”

“让他们嫉妒吧！”

“不，不仅仅是嫉妒。我发现，更多的是对你的仰慕。”

“有点醋意？”

“有一点。我想陪你跳一个通宵。”

“这种许诺，已经不少了。”

“这一次不会食言，大队长特批的假，陪你玩个痛快！”

“只怕又会听到嘟嘟嘟……”

“别担心，带在身边，只是我的职业性习惯。”

“但愿如此。”

于伊兰睨了他一眼，一曲结束了。

于伊兰倚着王雨退出舞池，挽住他的手臂柔声地说：

“下周抽个时间，我们一起去买结婚礼服，好吗？”

“好，一有空我就去找你。”

“我可是等着你啊！”

“放心！”

这时，在色彩不均衡的运动中，乐队奏起了旋律与节奏分明的探戈舞曲。王雨正要拉于伊兰下舞池，一条弧线在于伊兰眼前划过。那是姿态优美的请的手式：

“于小姐，能请你跳一曲吗？”

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

于伊兰望望王雨，王雨含笑地点点头。于伊兰回眸一笑，与邀请他的舞伴相牵着溶入舞池。

王雨向服务小姐要了一杯咖啡慢慢品味，右脚尖有节奏地在地板上踏着节拍，一副陶醉状。忽然，于伊兰与舞伴从眼前

晃动，他赶忙投射过去有几分若有所失的目光。于伊兰也向他投射来目光，似乎在说：“对不起。”她的舞伴一副温柔多情状，不难看出又是一个仰慕者。王雨喝了一口咖啡，目送着于伊兰与舞伴消失在舞池中。

一曲又了，王雨迎着归来的于伊兰眨了眨眼。于伊兰走近他身边，娇嗔地一嘟嘴，紧倚他坐下。王雨瞳孔里流淌着火辣辣的目光，仿佛冰山也会为之溶化。于伊兰幸福地抚摩手指上的订婚钻戒，垂目躲避着那烫人的目光。这时，柔和的壁灯配上抒情的慢四舞曲，令人陶醉地呼喊着一对对舞伴。于伊兰害怕别人来请，赶忙拉上王雨，准备步入舞池。王雨望望她漂亮面庞在逆光下泛溢出的让人怦然心动的朦胧美，不禁忘情地紧紧地搂住她的腰，舞步也踩错了一拍。

“嘟嘟，嘟嘟……”

突然，王雨身上的BB机响了。他赶忙关掉机子，却不知该怎么对于伊兰开口。刚才还说，今晚陪她跳个通宵，没想到BB机却叫了。这嘟嘟声，对于身为刑警分队长的王雨意味着什么，是用不着明说的。

于伊兰止住了舞步，委屈地抬起头望着王雨。从身边流过的一对对舞伴，惊疑地投过来异样的目光：这一对怎么了？

王雨挽着她走回座位边，让她坐下：

“我去去就来。”

王雨转身走向舞池侧门边的电话机，于伊兰委屈得泪水满眶。这该死的嘟嘟声，不知有多少次将王雨从身边拉走了。

“有紧急情况，要回刑警队。”王雨附在于伊兰耳边，“不能陪你了，真对不起。”

于伊兰缓缓地站起，说：



“走吧。”

“你继续跳吧，别送了。”

于伊兰没有回答他，挽过他的手臂，离开了舞厅，相拥着走向电梯。

出得大厅，一股热浪立刻迎面扑来，让人顿时感到厅内厅外两个天地，气温至少相差摄氏十度。来到停车场，于伊兰掏出钥匙打开红色“皇冠”车门，让王雨钻了进去，然后启动汽车拧开车内空调开关，小车便平稳地驶向大街。

谁也没做声，只听见车轮与地面摩擦而发出的沙沙作响声。偶尔，一辆汽车从旁边擦身过去，让人感到几乎要碰在一起了。街道上，行人已经稀少了，只有几家卡拉OK店里还在自做多情地张大沙哑的嗓门在干嚎。

真闷人！王雨咽了咽口水，向于伊兰俯过身去，说：

“伊兰，真对不起，又开了一次空头支票。”

于伊兰没回答。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用得着多说吗？她用脚一踏油门，“皇冠”立时如飞似地掠过一个个街口。不一会，平静地停在了S市公安局的大门口。

王雨揽过于伊兰，向她半带艾怨半是深情的眼里投去两道多情的平行线。四目相接，火花迸发时又有一个好烫人的深深的吻。

“晚上早点休息，啊？”王雨跨出车门后，又返身叮嘱一句。

目送王雨疾步走向公安局大门的背影，于伊兰叹了一口气。

谁让自己爱上一个刑警呢？感情上的事谁又说得清呢？于伊兰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调转车头向来的方向驶去。她是“个体协会”的副主席，还要回去应酬一番才行。

舞厅依然舞曲悠扬，人人脸上流光溢彩。于伊兰走进舞厅，

刚一落座，一高个儿青年便迎上前来：

“于小姐，能请你跳一曲吗？”

于伊兰礼貌地站起来，点点头，跟随他下了舞池。

高个青年有点兴奋，一边踏着舞步，一边自报家门：

“我是市报记者，吴津。”

“吴记者。”

“就叫我吴津吧。”自称吴津的高个青年将身子贴近一点，  
“很希望采访你，可以吗？”

从银行辞职干个体出租车司机以来，于伊兰一直是记者跟踪的热点。对于记者，于伊兰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不希望过份打得火热，也希望利用新闻媒介为自己做做广告。

“如果你觉得值得一写的话，愿提供方便。”

“好，我会来找你的。”他神秘地笑一笑，“能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吗？”

“851851，一个极容易记住的数字。”

“谢谢。”

一曲接一曲，他不停地陪于伊兰跳，直到舞会终了。于伊兰向他点点头，然后向出席舞会的政府官员一一话别。送走了所有的人，才驾车回家。

回到公寓，于伊兰首先打开空调机开关，冲了一杯牛奶，然后将身子软软地丢进咖啡色沙发里。

这时，午夜零点的钟声和电话蜂声器的鸣叫声几乎同时响起。

是王雨打来的，她想。夜深了，谁还能挂电话来呀？

然而，当她拿起话筒时，传出来的却是一个急促、神秘的声音……

## 二 逃犯代号：88012

等待王雨的，是一次紧急任务：新生煤矿一名罪犯潜逃，奉命追捕。

新生煤矿距市区一百二十公里，是市劳改局所属的一个劳改单位。罪犯是昨天上午下井进行采矿作业后失踪的。管理人员搜索了整个矿井没发现任何迹象，才报告市公安局，请求派员侦察追捕的。任务下达到刑警大队，正是王雨在舞池与于伊兰跳得情意绵绵、难分难舍的时候。

侦捕小组由王雨负责，因为他是市局卓有功勋的刑警分队长，很有点本事。协助他的，还有他们分队的赵文武，一个睡觉也不忘记说说玩笑话的调皮鬼。交代任务的刑警大队长，为自己特批了假又追回王雨感到有点抱歉，拍拍王雨的肩头，说：

“于伊兰那里，我代为去做检讨吧！”

“哎呀你就别掺和了吧，我的大队长，人家小两口呀，关系大大的好，相互理解的有。”赵文武戏谑地一笑，向有点难堪的王雨眨了眨眼。

“算了吧你！出发！”王雨打了赵文武一拳，钻进了停在院内的小吉普。

一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午夜零点，王雨、赵文武的小吉普驶到了新生煤矿。

星夜中的新生煤矿，叫人感觉不出它的本来面目。相对峙立的两座山峰，拥抱着几座高低不等的房屋。只有建立在山顶的岗楼上的灯光，说明着这一块土地的特殊性。

吉普车驶近大门时，门卫有礼貌地询问一番之后，打电话请来了监狱长与他的助手。这位对外被称作矿长的监狱长，看来已被罪犯逃跑事件弄得很有点焦头烂额。双足穿一双长筒矿靴，短袖工作服上被煤炭染得黑糊糊的，脸庞上也还残留着下井的痕迹。他的助手也许精明或者是讲究一点，至少脸洗得亮亮的，-- 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没有他上司的那种颓废之气。

“欢迎欢迎！”监狱长一把握住赵文武的手，似乎抓住了一个救星。

“这是我们分队长王雨同志。”赵文武连忙介绍。

“王雨？鼎鼎有名的侦察员王雨？”监狱长恍然大悟，抓住王雨的手，“真是你呀？咱们不是见过面吗？”

“见过，还在一个锅里舀过饭。记得有一次，我曾经成功地用三块肥肉片在你碗中换回三块瘦肉……”王雨也认出了对方。

“是的是的，在省政法学院的一次研讨会上，你是被请来为研讨会作罪犯拒捕的潜在危害及防范的发言的。”监狱长哈哈一笑，使劲地摇动王雨的手，“你看我，急懵了头啦！”

“你是贵人多忘事！”

“哪里话啊，我是焦头烂额了。”

相互戏谑了一番，监狱长的助手礼貌地提醒他：

“监狱长，还是请两位去办公大楼吧？”

“好，去办公大楼。”

办公大楼的会议室里，早有人在等候。烟茶递上来后，王雨不忙着吃喝，提议让矿井方面先介绍情况。监狱长一边说好，一边忙让助手开始介绍：

“逃犯名叫马腾……”

“马腾？”王雨、赵文武几乎是同时叫出声来。

“对，马腾。”

马腾，对于王雨、赵文武来说，已经是老对手了。他是因拐卖妇女被判刑的。负责侦破这一案件，将马腾缉拿归案的就是王雨、赵文武，没想到又要与他较量一番。

助手继续介绍：

“1990年8月11日上午，也就是昨天上午，罪犯马腾随同掘一班另外八人一同下井作业。这九人，有四名刑满就业人员，其余五名是服刑劳动改造的犯人。据事后调查，大约是上午十点二十分左右，掘一班生产的采掘区发生矿顶裂缝现象，领班决定率队撤出。当时，马腾为带走还被卡在煤层中的风镐，稍稍耽搁了一下，走在最后面。大约撤出一百五十米左右，采掘区矿顶坍塌。气浪传过来，领班扭头看了一眼，发现马腾没有跟上，人已没有踪影。我们接到报告之后，立即组织力量清理塌方，巩固矿井，却没有发现马腾的一丝一毫的迹象。整整折腾了十一个小时，才报请公安局派人侦察追捕。”

助手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案情发生经过，向监狱长点点头。监狱长用手敲了敲桌面，骂了一声：

“狗日的，简直是土行孙！就是那么一百五十米矿井，寻遍了也没半点影子！”

王雨仰面靠在椅背上，闭着眼陷入深思。一支香烟叼在嘴角，青烟缕缕，缠绕不散。众人都不出声，也一个个吞云吐雾。

赵文武将烟头捏熄，从桌上拿过马腾的档案材料，一页页翻看：

马腾，男，1964年6月14日出生于S市。父母于1975年离异，马犯随父生活。其父因神经错乱于1982年从精神病院出走，失足落水而亡。母改嫁，现住在滨湖中学。

罪犯特征：一米七八，身材魁伟，方脸膛，剑眉，高鼻梁，不苟言笑，间或有神经质自我折磨表现。

罪犯被判刑案由：1986年8月11日、1987年8月11日、9月11日分别与另外一名罪犯（马犯拒不交代，尚未归案）采取劫持手段拐卖妇女三人。1988年元月被捕，1988年3月20日被判刑七年，交由新生煤矿实行强制劳动改造……

王雨没有去看档案，他此刻心头涌上一种不可追悔的遗憾。那一次侦破马腾拐卖妇女案时，过早地施行逮捕，以致没有同时捕住他的同伙。预审中，马腾拒不交代。移交法院审理后，他仍然没有露出半个字。这样，致使他的同伙一直逍遥法外。

那一次预审，给王雨的印象太深了。罪犯被押进预审室时，居然冷静得没一丝一毫表情。预审一个半小时，从询问姓名开始到结束，马腾仅仅说了一句话：

“可以给一支烟吗？”

王雨让赵文武递给他一支烟，让他抽完之后，以为他会开口。不作交代，或许也要狡辩几句。结果，大大出乎王雨意料。他居然将残留火焰的烟蒂摆在手掌里，眼不眨一下地看着烟蒂

的火焰最后熄灭。手掌被烧焦一块，嘴巴却依然紧闭。预审结束时，他用那只烧焦一块肌肉的手在没有一句回答的预审纪录上签下“马腾”二字。

这是王雨办案中唯一没有口供的罪犯，大概也是唯一没有口供仅仅依靠犯罪事实、旁证而判刑的罪犯。

“又要打交道了。”王雨想。

赵文武将案卷推过来，用手指了一指案卷上的编号：88012

王雨轻轻却又反复地念：

“88012，88012……”

### 三 女警官发现黑洞

听完汇报，已经是8月12日早上6点20分。随随便便吃了早点，王雨决定对马腾神秘地失踪的那一百五十米矿井进行实地勘察。换上工作服戴好安全帽，正准备下井时，门卫挂过来一个电话：有一位女同志要找王雨。

“一定是于伊兰！”王雨心里想。简直是乱弹琴！人家在执行任务，你来凑什么热闹？他接过话筒，不容置疑地回答：

“让她回去！我没空接待！”

“她一定要见你！”

“叫她接电话。”

“嘻，王雨！”

不是于伊兰的声音。是谁呢？嘻嘻哈哈的，人家心中全是“88012”，哪有空闲与你嘻笑？王雨不由得来了气，说：

“你来的不是时候，小姐！我正在执行任务，没空闲与你嘻嘻哈哈。”

“别神经质！不是找你谈情说爱！”对方毫不示弱。

“有什么事？你是谁？说吧，五分钟。”

“是，五分钟。省公安专科学校学生乔娅娅，奉命跟随王分



队长进行毕业实习，请给予指示！”

“啊！”王雨失声一叫。

赵文武听出破绽，连忙问：

“分队长，怎么啦？”

“一个大学生到这里来实习，局里分配到我们这里。去，接她进来吧！”王雨扔下话筒，对赵文武扬了扬手。

不一会，赵文武领着乔娅娅走到王雨的面前。这是一个爱笑的姑娘，大概没学会严肃，当她将手举起敬礼时，居然笑出了声：

“嘻，分队长，实习生乔娅娅前来报到。”

“知道了，换工作服吧！”

“是。”

乔娅娅调皮地一声“是”，转身跑了。赵文武似乎忍不住，用肩膀撞了一下王雨。惹得王雨发了火：

“你干什么呀？”

“哎哟，我们分队长吃火药了！”赵文武一伸舌头。

王雨也不理睬，点燃一支烟使命地猛吸了一口。等乔娅娅换好衣服走过来，他又猛地扔下夹在手指间的香烟：

“走！”

由监狱长带队，一行人搭乘电瓶车进了矿井。

这是一个设备不太先进的煤矿。两道小铁轨由洞口延伸进去。爬进了黑黝黝的井深处。一边是供运煤块出井用的，一边供电瓶车返回井内使用。正是上下班交接时候，井口人流往来，相互戏谑地打着招呼。出井的人，除了一口牙齿与两只眼，几乎全被煤炭染成黑色，纯粹是一个黑人。进井的人倒一个个白白净净，头上一顶安全帽一罩，分不出谁是光着头的劳改犯，谁